

SOCIAL SEMIOTICS

[英] 罗伯特·霍奇

Robert Hodge

冈瑟·克雷斯

Gunther Kress

周劲松 张碧 译

当代符号学译丛

Library of Semiotics Today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张 杰 赵毅衡

社会符号学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张 杰 赵毅衡

社会符号学

〔英〕罗伯特·霍奇（Robert Hodge） 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 著
周劲松（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 碧（西北大学文学院）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成都 •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1-2009-07 号

Copyright © Robert Hodge and Gunther Kress 1988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符号学 / (英) 霍奇 (Hodge, R.), (英) 克雷斯 (Kress, G.) 著;
周劲松, 张碧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6

(当代符号学译丛 / 张杰, 赵毅衡主编)

ISBN 978-7-5408-5973-2

I. ①社… II. ①霍… ②克… ③周… ④张… III. ①社会学-符号学
IV. ①C91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1114 号

责任编辑 郑晓韵

封面设计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张 涛

责任校对 吴映泉

责任印制 杨 军 陈 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68mm×240mm

印 张 18 插页 3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当代符号学译丛

总序

赵毅衡 张杰

符号学不是一门新学科，却是近 20 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人文社会学科。其原因倒是在学院之外：整个人类文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剧烈变化，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切在变，并给了它各种好好坏坏的称呼：“信息经济”、“超级现实”、“平坦地球”、“精神分裂时代”、“泛审美化”、“奇观时代”、“消费时代”、“消闲时代”、“娱乐至死时代”、“历史终结”、“流动现代”、“软件现代”，不一而足。每个称呼都很有道理，都有道理就说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人类思维的习惯，是从现象纷纭背后寻找一种规律。偏偏在这个紧要的转变关头，我们苦于不理解这个时代，我们焦虑无法把握现象流，更无法窥看一眼可能的未来。

这就是当前符号学繁荣的背景：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意义的发生、传送、理解，是符号学的基础问题；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我认为我 20 年前在《文学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定义依然有用：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既然研究意义，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文化。

当前文化的一个总特点，就是符号活动出现了剧烈变化：数量上是符号淹没人类活动，品质上是符号杂出多元，价值上符号渐渐代替物质成为目的，社会上符号越来越成为权力杠杆。因此，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焦虑，或许只有强调符号学这个社会文化研究的“公分母”，才有可能解决。

这就是我们策划这套译丛的动机：让我们看看全世界一些最杰出的头脑，是如何从符号学角度考虑当代文化诸问题的。

为什么要看译著？不是说中国人无法独立对付这个课题，中国是世界符号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先秦名学（墨子名辩论、道家意言说、儒家正名说、名家学说）已经深入研究符号学诸课题；佛教哲学（尤其是因明论与唯识宗）对符号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将让全世界符号学界倾听。目前全世界各大学有几十个符号学研究中心，有40多份刊物/网刊。中国在符号学研究上，落后于传统文化大国，也落后于瑞典、芬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印度等重视学术的欧亚国家。无论是为继承传统，还是为开发学术资源，中国没有理由落后。现在中国各大学纷纷开出符号学课程，本译丛或许能给老师和同学们打开一些思路。

然而，符号学面对的课题，是世界性的。这不是说符号学有“普世性”，而是说符号学研究本身就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是高度比较的。格雷马斯曾经不无忧虑地建议，共通的表意模式，恐怕只能在比较“同质”的文化之间考虑。如果他看到今日全球青少年在打同一种电子游戏，玩类似的恋爱游戏，他做符号模式研究时，可能会放心得多。正是因为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本译丛的编者译者同仁，才坚信这项工程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符号学—传媒学的理论涵盖面，超出了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围。文学、艺术学、美学、哲学、音乐学、信息论、认知科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商品经济研究、市场研究、城市规划、设计研究、计算机研究、游戏机设计、生态学、旅游研究、动漫研究等等门类，均有学者在应用符号学。他们的贡献，必然会丰富符号学理论。所以本译丛有意挑选多样主题、多方向内容。

身处正在巨变的文化中，往往当局者迷。符号学能帮助我们跳出细节，跳到庐山外，看到云遮雾盖后面的底蕴。莫泊桑经常到埃菲尔铁塔里喝咖啡，他与19世纪大多数巴黎人一样，极端讨厌这个竖在眼前的铁家伙，但是在整个巴黎，只有到埃菲尔铁塔里才看不到埃菲尔铁塔。巴尔特分析说这个塔绝对无用，是个不需要理由的空的的存在，然后才变成巴黎的意义所在。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我们愿意在远眺埃菲尔铁塔的地方，手握一本符号学坐下来，瞅着这个人类愚蠢的产物，看它在眼前变幻成文明之

美的象征。然后在咖啡热腾腾的雾气中，嫣然一笑：原来变化并不神秘，是我们的解读让世界变成意义无穷，符号化就是我们的生存秘诀，更是淹没人类未来的洪峰。

（附注：本译丛受四川大学 985 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平台的支持。）

序 言

本书是一项进行了十余年的课题的阶段成果。1979年，我们出版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Language as Ideology*）一书，这是我们对我们称之为“实用的语言学”或“批评的语言学”六年探索的结晶。这种语言理论，目的是为包括历史、文学和媒体研究、教育、社会学在内属于一系列不同学科的批评理论家——在其文本和话语形式的工作中，他们想要对社会、政治力量及其操作进行探索——针对作为社会现象的口头语言，提供一种富有启发的描述。这一理论在我们的目标读者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接受。然而，这一理论范畴中却存在着许多内在局限。为了达成一种实用的、批评的语言理论这一初衷，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其中一些缺憾，我们之后会在本书中来解决。这里，我们要强调两个前提，它们构成了我们现在研究课题的基础。首先，在理解语言结构和操作时，社会维度是重中之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我们认识到也考虑到社会维度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同意，语言的文本和结构是分析的正式起点。现在，我们将社会结构和操作、信息及意义作为正确出发点，以此展开对意义系统的分析。其次，就我们的核心立意来说，先前这著作局限于口头语言，现在看来，有着极大的不便。意义强烈而普遍地存在于其他意义系统中，种种视觉、听觉、行为及其他符码中，仅仅关注语词是不够的。这，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有了第二个前提，即在孤立情况下，任何单一符码都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研究和充分理解的。所以，口头语言理

论必须放在由所有符号体系组成的理论这一语境中，这些符号体系都是社会构成的，并且都须当做社会实践来处理。于是，我们对先前的课题进行拓展，并将现在这部著作命名为《社会符号学》。

实际上，《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正出自我们对符号学总体思考的语焉不详，因为当时那个阶段，我们还不能对这些问题充分地理论化。那时，我们以为，集中关注符号过程的某个部分——口头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将更为广博的框架视为当然，似乎是行得通的。在许多探索领域中，这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摇摆不定，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的这本书，就是针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的一种互补性举措，二者共同组成了我们课题的基本面貌。没有与口头语言以及与社会语言学理论传统的深度关涉，我们的符号学探索势必陷入纠缠不清的一片茫然。没有与一般符号学问题的参照，我们的分析模式，哪怕是口头语言分析模式，对那些研习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学生而言，会大大降低实用价值。在跳出语言理论那些束手束脚的规定这一条件下，我们会继续强调语言理论的潜在价值，强调须把语言学和口头语言研究完全放置到关于社会操作的总理论中去，因为意义正是通过社会操作才得以构建，才具有效力。

我们希望，本书对研究不同领域问题的人都具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学科背景不同，但他们都需要精确追踪各种文本中的意义交流，而无论这些文本是口头的还是视觉的，或是嵌刻在特定对象、举措、实践或行为之中的。但是，尽管我们看到它的价值体现在对一系列学科的各种分析实践活动都有所贡献上，却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只装满特技的宝箱，不论意图和目的如何，任何人都可以能够用得上。我们的工作，是基于交流与社会理论中众多假设之上的。本质上，我们把交流视为一种操作，而不是将其看做由意义或文本所组成的系列被拆解之物。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物质形式和施为者方能达成的。它关系到具体的主体和客体，而且除非是从这套关系入手，它根本就不可得到阐释。典型地，社会是由权力结构和关系组成的，为其驱使或受其抵制；其性质正是冲突和协同所赋予的，所以，各个层面上的意义结构，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到局部的意义行为，都会以不同比例，以种种方式，显现出矛盾、含混、多义的迹象。所以，对我们而言，文本和语境，施为者和对象，社会结构和诸种力量，包括其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了符号学分析最为基本和不可化约的对象。无疑，这种分析对象是复杂而苛刻的。

然而，孤立地考虑符码、文本和意义，这种想法看上去是简单多了，实际上，却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不仅难度没有降低，而且最终远远无法完成任务。

本书思考酝酿颇费时日，在此之中的各个阶段，许多人为之奉献了自己的观点、评论及资料。诸多对我们有过影响的人，都在参考文献部分提及。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韩礼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理论著作，如《作为社会符号学的语言》(*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等，还因为他是语言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者、教师、探索者，是激励我们的榜样。还有许多学者曾就我们之前那本书发表过评论，即使我们无法全然认同，这些意见还是让我们深受启发并有所裨益。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皮埃尔·阿沙尔、约翰·弗洛、理查德·赫尔格森和约翰·汤普森。而且，汤普森阅读了本书较早的一稿，对其进行了敏锐而不失宽容的评论，使我们受益匪浅。一些同事提供了很有用的意见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悉尼技术大学的史蒂芬·米克、柯尔丁技术大学的诺埃尔·金以及莫道克大学的艾伦·曼斯菲尔德、霍斯特·鲁斯洛夫和米歇尔·奥图尔。阿尼·戈德曼、史蒂夫·辛克莱、安妮·克兰妮—佛朗西斯、雷切尔·克雷斯、乔纳森·克雷斯以及卡西·米特森等为本书提供了材料、评价和讨论。我们对上述以及允许我们引用其著作和论述的诸位表示感谢。

帕姆·霍奇和吉尔·布鲁斯特对本书的贡献卓著，却只能在此聊表谢意。本书大部分章节都请他们进行了试读，与他们之间的讨论，使得他们对本书的许多观点，贡献几与我们同等。

最后，感谢辛西娅·贝克，她那双充满魔力的手让失去的东西完好如初，混乱而难以辨认的纸片被她整理为一份漂亮的打印稿。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社会符号学

002	意识形态综合体与思想控制体系
005	信息、文本与话语
007	体裁、顺从和反抗
008	社会符号学和文本分析

001

第二章 回顾奠基之父

015	索绪尔的垃圾箱
019	社会与符号
022	符号如何工作
024	符号学和现实
029	结构主义和符号的物质性
032	历史、变化、转换

第三章 作为意义的语境：符号活动维度

042	关于权力与稳定性的信息
049	权力和稳定性的媒体建构
055	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和身体
062	画作放置背景的意义
064	坐姿的意识形态
066	意识形态与性别建构
071	场域与反世界
076	仪式的空间和时间

第四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格

002

082	作为元符号的风格、腔调和语法
086	腔调、差异、社群
094	阶级、文化和定式
100	性别的元符号
110	作为症候的风格

第五章 真实的社会定义

123	探索一种关于模态的总体理论
130	视觉媒介的模态
145	处于危急之中的模态
149	模态和控制
154	差异与社群建构

第六章 转换与时间

164	符号学与历史
166	探索关于转换的唯物主义理论
170	时间中的符号活动
175	共时性横组合段与凝结了的时间
177	作为转换的蒙太奇
184	解读历史
194	解码经典

第七章 爱与权力的转换：叙事的社会意义

206	关于家庭文本的符号学
211	《俄狄浦斯王》的社会意义
221	家庭照片与家庭文本
229	幸福家庭和叙事顺序：从历史中抽取时间

第八章 进入符号活动：为文化而培训主体

241	“瞧，那是操作指南”：开始步入性别和权力
246	牙齿还是粉刺：归化还是抵抗
250	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254	符码与主体：就写作而论

260	附录：社会符号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	------------------

267	参考书目
-----	------

第一章 社会符号学

001

对许多人而言，符号学（semiotics）这个术语是比较新鲜的，在使用方面也有许多概念上的困难。符号学被定义为“关于社会中符号生活的科学”（索绪尔 1974）。如此定义之下，使得其范畴既惊人的简单又惊人的丰富。从符号学角度讲，文化中的一切都可被看做一种交际形式，它们以类似口头语言的方式进行组织，并按照通常的一套基本规则或原则得到理解。在今天的学术机构中，对该现象的研究往往是在诸多学科中进行，不成体系而且零散，略举最为突出的，就有心理学（其中派系林立）、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及电影研究等等。符号学承诺把交际现象作为一个整体，以有体系的、全面和条理清晰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研究其中的某些现象。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就符号学试图将自己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言——不知是好是坏，它实际并没做到这一点——符号学伊始之际，便充满不安和矛盾。符号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足以令人对它的宣示郑重对待。然而，符号学也承受着一系列批评，这已经汇聚成一种力量，对其构想和实践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批评的核心前提是主张符号体系的社会维度是其性质和功能所固有的，所以不能将体系割裂开来加以研究。“主流符号学”强调结构和符码，但牺牲了符号体系的功能和社会应用，以及社会实践中各种符号体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些因素，正是符号学的动力所在，正是其出发点和目标、形式和实质。主流符号学重视的

是体系和生产，而不是具体社会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彼此关联互动的符号活动中的说话人、作家或其他参与者。它赋予权力以意义，而不是赋予意义以权力。它抹去了符号学领域的界限，却默认了将符号过程与社会、将符号学与社会和政治思想隔离开来的那堵厚墙。

由于上述反对意见，许多提出了值得我们尊重观点的同事，对符号学本身是拒绝的。他们认为这些缺点是根本性的，是与该研究领域密不可分的，因此，他们认为符号学不可救药，纯属陷阱和虚妄。对此，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我们认为，重建符号学的尝试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种尝试承认对之所做的批评是有力的，但又超越了它们。它吸纳符号学现有形式所具有的力量，并且甘愿冒我们将无法全然避免某些局限的危险。重建工作必须进行，因为，不论这些批评在其自身方面如何适宜，它们都缺乏让人信服的分析实践。符号学，或者说某种符号学，必须为分析实践提供可能性，因为不同专业学科的许多人，都在对付关于社会意义的不同问题，都需要多种途径来描述和阐释意义的构成过程和结构。大部分符号学都没有抱着这种运用视角，而这正是本书要承担的任务。

意识形态综合体与思想控制体系

社会符号学必须依赖一些有关社会与意义的一般性假设。我们本身的出发点来源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

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 1970: 42)^①

这一论断强调了具体的个体, 他们相互作用, 并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他们是意识的基础和源泉, *Bewusstsein* 这个德语单词在此被翻译为“意识”, 其所指涉的却是符号操作的一整套东西, 包括施为者、对象以及源于物质和社会世界、且只能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的种种力量。各种交际形式(德文中之 *verkehr*, 意即交流, 交换体系), 都与社会组织的形式相呼应, 这是其存在所不可或缺的。

与大部分其他社会形态一样,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存在着权力和其他产品分配不均的状况。因此,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 存在着社会结构上的裂隙: 这样的社会显示出特色的统治结构。为了维系这种统治结构, 统治集团试图用反映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力利益这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世界。但同时, 他们也需要维系作为其统治条件的稳固联系。被统治阶级并非总是处处无法看到对这些统治结构的运作。于是, 渐次地, 他们会竭力抗拒统治, 常常也能够在社会结构中不可胜数的社会交锋中获取成功。

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中进行反抗或采取对立的那部分人之间, 必然存在双重性和矛盾性, 从此之中, 暧昧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运而生。意识形态被视作虚假意识, 是以“上下颠倒”、本末倒置的方式表现世界。但意识形态也如其所应该的那样展示了世界的形象, 或者如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视角所见, 或者如同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视角所见。为了把握意识形态这一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矛盾, 我们要谈到意识形态综合体(ideological complexes), 这是功能上相互关联的、由对世界种种矛盾看法所组成的集合, 它由某个社会集团出于自己特别的利益而针对另一集团强行施加, 或者由另一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试图进行抵制而针锋相对地提出。意识形态综合体之所以存在, 是为了维系权力与稳定的关系, 它以同时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服务来表现社会关系。利益的实际对立, 催生了综合体中必然存在矛盾。综合体的构成要素, 包括以下两种模式: 关系模式(对各社会施为者、行动、对象等等的归类)和行动模式(对社会施为者而言, 什么行为、动作是需要的、允许的或禁止的等方面的规定)。这表明了这样一

003

^① 此处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2页。——译者注。

种意思：我们要使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两个术语，来表示对于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有着特别功能、定位和内容和社会意义层面。我们注意到，其他人同我们使用这些术语的意思不同，他们的理由也同样充足。用法多样可能造成混淆不便，但却无法轻松得到解决，而且，这个术语过于重要，社会符号学的确无法抛弃不用。

构建意识形态综合体，目的是为了采取特定的方式，通过建构作为社会行为基础的各种现实样式，对行动做出限制。由于意识形态综合体把矛盾性的符号形式作为解决态度和行为矛盾的工具，因而它们是不可能独立起效的。矛盾中对立的双方都想把对方消灭掉。因此，我们要调用信息的次一级层面，该层面不仅对意识形态综合体的运作进行调节，而且还与意义的生产和接受直接相关。

对信息的每个生产者而言，要想信息按照其所预计的那样起效，就得依靠它的接受者。这就要求信息接受者在另一层面上了解信息，了解那些为如何阅读该信息提供了特别知识的信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笑话”，笑话是一种陈述，本身可能被证实为对接受者有所冒犯。笑话信息的制造者却要依赖这一事实，即听笑话的人知道，这样的陈述，也许附带有其他“笑话”标记，是“不会被当真的”。听笑话的人也许不知道那层信息——就像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常见的那样，或者选择拒绝那层信息——譬如一个少数民族成员就会不把冒犯性陈述当做“笑话”。运用反语，是另一种使用次级信息调节信息功能的浅显易懂的情况。我们将这种更高级的控制机制称为“思想控制体系（logonomic system）”，该术语源于希腊文逻各斯（logos），意为思想或思想体系，也指用以表达思想的语言或话语，nomos即控制或指挥机制。思想控制体系是一系列规则，规定着意义生产和接受的条件；它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带着什么情感态度（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以什么理由），针对什么主题，谁能宣布启动（生产、交流）或知道（接受、理解）意义。思想控制体系在生产和接受关键点上对社会符号行为做出了规定，因为如此，我们得以区分生产体制（production regimes，即对生产加以制约的那些规则）和接受体制（reception regimes，即对接受加以制约的那些规则）。

思想控制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的信息，是意识形态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使之意义明确。在统治结构未受到挑战之时，思想控制体系通过保证符号行为的活动来最终确保统治结构的统治地

位。一旦统治结构面临危机，思想控制体系极可能成为竞技场。思想控制体系会得到具体社会行动者（父母、教师、雇主）的专门传授和保护，并通过原则上可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操作，对特定状况下的具体个体进行压制。思想控制体系受到诸如儿童、学生、雇员等社会行动者的挑战。思想控制体系必须清晰明确，否则就无法运作。在礼仪习俗、礼节、产业关系、立法过程等等领域中，思想控制体系尤为昭彰。

思想控制规则表现在关于人、话题、生活环境等一系列划分上，这些是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结果，但追根溯源，还是源于统治群体的统治观念。思想控制体系必然对来自交流过程的系列信息进行编码，因而标识出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关系状态。譬如当某种思想控制体系允许把对妇女有所冒犯的一段话解读为“笑话”，这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性别关系结构，其中相对女性而言，男性不但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群体，而且需要掩饰他们对女性的敌意与侵犯。

因此，思想控制体系暗示了一种社会理论、一种认识论以及一种社会情感态度理论。和意识形态综合体一样，思想控制体系反映了社会组成中的矛盾和冲突。典型地，它们具有一个总体结构，这个总体结构是（表达统治者的统治权的）一般性规则与（有条件地承认被统治者反对的）其他或例外相加所构成的。这样，在功能和内容方面，意识形态综合体和思想控制体系就被彼此联系起来，思想控制体系通过控制一个个的行为（符号活动）来表达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意识形态综合体则作为一个整体，投射出系列矛盾，使得统治前提不仅取得了合法性，而且为其强化赢得了诉求空间。

信息、文本与话语

对符号的结构和操作进行分析时，社会符号学大量援引了来自主流符号学中的术语和概念。但符号学尚不具备共同认可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有，社会符号学也得对其中一些进行重新定义，方能表现自身对社会行动、语境和运用的强调。下面，我们将对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用的关键术语进行描述。

拥有具体存在的最小符号形式是“信息（message）”。信息具有直接性——有其渊源和对象，有其社会语境和目的。信息指向符号活动操作，